

3月上旬,我到汕头参加一个文旅座谈会,会上有人呼吁要重视发掘文化名人资源,我多次参观过的位于澄海的秦牧故居,同样也有待进一步修缮保护开放。不禁想起40年前拜访秦牧的情景——

# 探访秦牧日记二则

□郭小东

1982年5月18日: 吴周文老师从扬州来,经广州去海南参加全国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。昨晚八时许,我与叶良钩去机场接他。

下午与吴周文老师一起到秦牧家(位于华侨新村),在门口遇紫风幼年时朋友王老师,我们误为紫风。她便自我介绍,籍贯。秦牧去人大开会未归,紫风在家,尤为热情。恰好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副研室的林非和李大姐,《花城》副总编辑李士非也在座。各位陌生,略述一番。

已到晚饭时分,林非等见秦牧未归,便先告辞。紫风和我们虽未曾谋面,但我们的文章她早已读过的。可谓早从文字上相互认识。她一定要请我们吃晚饭。只好从命。紫风予人印象,既有慈母风

度,又是细腻清新的女作家。她已退休在家,暇时写作养花。她特意请我们去阳台上观花,逐一介绍。桂花米兰、活化石当山柏(已有五万年生命)、奇异的仙人球,等等。她笑说,医生要秦牧尽量少些劳累,多养花,养鱼,而秦牧哪里有心思养花!说是买来花种,却让它自生自灭。她开朗、风趣,全无龙钟之态。

秦牧归来时,紫风忙做介绍。他十分高兴,握着我的手:你这么年轻,刚大学毕业?我说今年31岁,在大学工作六七年了。他十分惊讶。

谈到他的小说。特别是《愤怒的海》。他兴致勃勃地说:“这是我花最多时间和精力写的一本书。上半部曾在1962年的《羊城晚报》连载,现在连载的是后半部分,单行本很快可以出来。”

1962年他去古巴,回来后写了这一部小说。我问道:“现在做了一些修改吗?”紫风说:“将卡斯特罗的一些情节改了一下,这是后来的形势发展使然。”可以理解。我说我看过连载。秦牧很吃惊,十分高兴的样子。

吃饭时,谈到评论文章写法,他主张必须有散文的文采,优美的笔调,这是方向。他赞扬吴周文老师的文章写得好,并十分感慨地说:“文笔好坏,并非年龄所能决定。有些作家、文学教授,文笔并不好,有些人年纪轻轻却写得一手美文,何故?”吴老师说:“要有些天赋。”他表示同意。

说到语言,他说:“现在出版部门有一半以上的人,语言文字未过关,报社更甚。至今未有一本专门谈语言的书籍,这个问题。”我说:“秦老在《作品》连载的关于语言的

文章读来很受益,何时能出版成书?”秦牧说:“预计八月可定稿,交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,全书共十二万字。”主张用优美的文学语言,来写关于语言修养的书,这是秦牧的一大贡献。他还谈道,刘白羽的语言功力,远不及杨朔。

六时五十分,秦牧夫妇要去友谊剧院看戏,小车在楼下鸣叫。他们便邀我们一同坐车出去。在车上,吴老师突然说:“小东他们两位(包括陈剑晖)文笔也很优美。”秦牧表示赞同。紫风说:“他们两位提出了有一个岭南派,很大胆。”

我说:“后来根据秦老的意见,还是改了过来,不过,散文流派还是存在的,待以后立论充分,再重新树起来。”

在30路公交车,我独自下车,告别秦牧夫妇。他们的车往友谊剧院驶去,约好20日下午再

去他家会晤。紫风和李士非还谈到《春天的童话》,紫风持否定态度。

1982年5月20日: 下午三时,去艺博会同吴周文老师一起往秦牧家,秦牧早已在家等候。

谈了一个下午,收效甚大。这个作家之家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紫风之子秦牧,既是贤内助,又是事业的同志,“文革”后重新焕发青春生命,是一份极有意义的访问记者素材。

六时半,紫风盛情相邀,只好又在秦牧家用餐,紫风同志特意准备了鲜鱼和蚝等特产招待。席上,紫风还讲了秦牧的童年故事:他很调皮,大胆,自称杨顽石;十一岁时,在新加坡,独自到西餐馆吃西餐。

七时十五分,告辞秦牧夫妇。

求婚花样千千万,有创意、有惊喜、有甜蜜,也有惊吓

## 执子之手,将子拖走

□吴玲瑶(美国)

中国古代凭借媒妁之言或指腹为婚,就能成就一桩姻缘。现代人自由恋爱,求婚靠自己。年轻人讲究创意巧思,喜欢大阵仗表白,各显神通,无奇不有,只为了让心爱的另一半有一个难忘的惊喜,留下珍贵的回忆。烛光晚餐、九十九朵玫瑰、求婚戒指、让飞机烟雾在云端写“我爱你”、在她出入的街角拉上布条“嫁给我吧”……种种浪漫令人感动得想哭又想笑。

我曾经对周遭的朋友做过非正式调查,竟然很多人不认为有被求婚的经验,莫名其妙就嫁了。有一位同学和先生结婚多年,每每谈起当初先生是如何向她求婚的,她还是耿耿于怀。她和先生谈恋爱的时候,两人都爱美食,对方是老广,又爱亲自下厨,常来她住的公寓做好菜。她买了一个中国式炒锅很好用,男友讲了多次说他也去买一个。有一天男友突然对她说:“那你嫁给我好了,我就省得再买一个锅子。”这就算是求婚吗?

求婚花样千千万,有创意、有惊喜、有甜蜜,也有惊吓。有的只是甜言蜜语:“我没车,没钱,没房,没钻戒,但我有一颗陪你到老的心。”一位闺蜜不懂当初为什么让男友就这样得逞,还感动得泪流不止,点头如捣蒜。感动的很简单说:“我希望以后可以不用送你回家,而是一起回我们的家。”就这样被订走了。另一位女友好像是遇到一个痞子,对方嬉皮笑脸地说:“你不想一失足成千古恨?机会来了。”

而她竟然笑着跟他走,因为觉得对方很有幽默感。也有女孩子主动表白的,听过一位女孩对男友说:“我已经准备好要权利减半,义务倍增,不再被其他男孩捧在手心赞美,而接受你一个人的挑剔。”说得够明显了吧。

某位男士计划了很久,他向女友表白:“你若使用美人计,我就将计就计。否则我只好用非常手段:执子之手,将子拖走。子若不走,拍晕了拖走!”另一位先生则怀疑自己是被设计的。有一次大伙来聊天饮茶,桌上正巧布置了许多玫瑰花,他随手拿了一朵,又蹲下来系鞋带,在毫无心理准备下,突然听到女朋友大喊:“我愿意!”然后所有的人都立刻拍手叫好,祝贺他求婚成功。

当然,不是每次求婚都有好结果,有位先生被拒绝后很自卑,他说:“算了,我这辈子大概别想结婚了!”女孩安慰他说:“我拒绝你,不见得别人也会拒绝你。”这位先生感叹地说:“连你长成这样都不要我,还有谁要我呢?”

婚姻常说是靠缘分,虽说有缘无缘乃天注定,但是到了适婚年龄很想结婚的女孩,特别敏感容易听错话。我教书时有位老师说学生拿了考卷来向她求婚,“老师,我要跟你求婚(分),你嫁(加)给我吧!”结果是误会一场。另一位银行柜台小姐说,某位常来的侨生讲话有广东口音,一天侨生对她她说:“我要和您结婚生子。”令她羞得满脸通红,后来才弄清楚,原来他说是:“我要和您借卫生纸。”

中年的我,还在试图抓着青春的尾翼,安慰自己还是不羁的少年

## 公园春意

□孙善文

在深圳宝安定居多年,最喜欢随处可见的公园。灵芝公园是距离我所居住小区最近的社区公园。为邻日久,晨起散步锻炼,饭后消食遛弯,乐此不疲。它其实只是一座普通的公园,但一年四季,却都能在里面发现新鲜的趣味。与树对望,会猛然发现,时光的流转,猝不及防,昨天还是萧瑟苍绿,今日却成了热闹的青翠欲滴。

在这座濒临珠江面朝南海的城市,四季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,春天有春意,冬日有春色,便也不足为奇了。灵芝公园里有许多硕大的榕树,看似苍老,其实年轻得很,若是按照年岁来算,不过是活了二十几年,却长得硕大威武,苍劲的枝干,飘摇的气概,宛如岁月长者,倒是中年的我,还在试图抓着青春的尾翼,安慰自己还是不羁的少年。屡屡与这葱茏的林木对视,心头便隐隐生出几分不安来。

榕树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树木,一木成林从来不是夸张,在短短的时间里,他们撑着硕大的树冠,以无数的枝干为脚趾,已串联成一片片小型森林。在时间的河流里,榕树俯视着这座公园的一草一木,以及来来往往晨练的人群,那一条条延伸出的枝干,有时候还会充当起人们的置

物架,挂着某位晨练者装早餐的红色布袋,或是挑着几件带着体温的外套,默默地站在一边,看着一群又一群人随着音乐翩翩起舞,所有的一切透出的是温暖和煦的人间烟火味儿。日久了,你又会觉得,这一幕幕都是有灵性的,被时光滋养过的一草一木,早已如同你的老朋友,站立在这里,你无论跟鸟打个招呼,与微风点头致意,都是如此的安时处顺,悠然自得,必须说,这就是时光的定力。

春意浓稠,脚下的草色正悄无声息地将浓重的深绿悄然换成嫩生生的新芽,远远看去,仿佛画家笔下还未涂抹均匀的油彩,那些早开的花儿,仿佛一夜之间约好了似的,在某个早晨盛开,点缀在一片一片的绿色中,活泼亮丽。对于这些,我未曾去问过它们绽放吐绿的消息是用何种密语传递。我知道,季节行走的痕迹,明明灭灭,都是浓墨重彩,有的是映在眼里,有的是涂在心中,正如,我们离开故乡一路走来,哪怕不曾回头,也早已被葱茏的岁月所覆盖,甚至已铺成生命的底色。

时光安静地滋养着这座公园。一些故人离去,一些新朋友又来了,一些树木倒了,一些幼苗又从枯朽处探出头来……

我告诉母亲,凡是存在于时间里的事物,既有开始,也有结束,包括你和我

## 哪一只蝴蝶是父亲?

□杨新成

我开车赶回广州三九脑科医院,刚从环城高速冲向天平架收费站,发现几只蝴蝶从正面撞向车窗玻璃——无一例外,它们全死了。事情有些诡异。出了收费站,我将车停在沙太路边,下车用纸巾慢慢清理蝴蝶的残肢,心里一阵痛楚。

晚上,在医院三楼重症病房的医生办公室里,主治医生通知我,父亲已经……当时,是公元2014年6月29日晚上8点03分。作为直系男性后代,我要承担的首先是责任,而不是痛苦。这时,母亲知道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走了。

经同族婶子介绍,父亲遇到母亲:当时父亲二十三岁,母亲十七岁。据说那是一个春上——我想,应该是春上,外公家后山上的花开了一朵又一朵。两个年轻人在外公家前面的山路上见面上——但不是一见钟情。后来,父母先结婚后恋爱,生育并抚养我和老二两个孩子,年轻时生活在农村,种田务工打粮食;年老后主要随儿子居住在城镇,看电视,照顾孙子、孙女,到处走走。他们在一起,日日夜夜,朝朝暮暮,长长短短,起起落落,一共四十四年。四十四年,在盖棺定论作人生总结的时候,也就是花开一瞬。母亲在我身边嘤嘤哭了起来。我赶紧扶住母亲,说:“妈妈,还有我呢,还有我呢。”我告诉母亲,凡是存在于时间里的事

物,既有开始,也有结束,包括你和我。这个道理,母亲当然懂。但是,当父亲生命结束成为冰冷现实的时候,她还是哭了。

至今,我清晰地记得父亲住院的这几天里对我说过两句话,第一句是:“没搞头。”我懂父亲的家乡话。从这句话判断,父亲知道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终点。关于将死之人知道自己即将离开,据说是有科学依据的。这种依据主要是经过痛苦后不再痛苦,那叫回光返照。但是,我笑着劝父亲要相信科学:“这是广东最好的脑科医院。”第二句是:“新儿,新儿……”我知道,那是父亲在呼唤我的名字。我赶紧趴在他床前,握着父亲干枯的手,抑住眼泪,说:“爹爹,我在这里。”他看着我,想说点什么……后来,我追忆当时的场景,努力猜测父亲到底想说什么。当时,我担心父亲放不下母亲,于是说:“爹爹,我们两兄弟会照顾好妈妈的。”

后来,我把父亲埋在老家的山上。据说,那山的南面,埋了父亲的好兄弟赵付田。在我的印象中,赵付田拉着板车穿着草鞋(后来我想,有些人草鞋穿一生,有些人皮鞋穿一生,有些人布鞋穿一生),总是憨厚地拦下我,并执意让我叫他“伯伯”。其实,他比我父亲小两岁。小时候,我拗不过他,叫了一次赵伯伯。长大后,我才知道父亲和赵伯伯是

工作的拍档。改革开放初,赵付田是队长,父亲是会计。他们两个人主持了长湖十队的“包产到户”工作。现在,他们两兄弟都埋在同一座山上,一个山南,一个山北,都头枕山脊。赵付田的遗孀莫婶子曾拉着我的手说:你父亲杨朝焕,和我家赵付田,生是老兄弟,奋斗在一起;死是老兄弟,埋葬在一起。

赵付田是一个可怜的人。据说,赵付田曾生了三个儿子,但是一夭折了,后来只好抱养了外甥继承香火;父亲生了我们兄弟两个,都先后长大成人。老杨家修族谱的时候,父亲下面有两个分支,那就是我和老二。现在,我们将父亲的血脉传给了下一代。我膝下一子,老二膝下一女,均是父亲的后人。那次在老家,我曾抱起四岁的侄女儿,眼眶湿润,很享受地听她叫我“伯伯——伯伯——”。这时,我感到父亲就在我怀里。现在,我知道父母子女不过是一场轮回:我小时候,他们抱我;他们老了,我抱他们。

很多时候,我坐在单位的花坛边,看花丛中飞来飞去的蝴蝶——哪一只只是父亲呢?我靠近蝴蝶,它就飞走了;我坐下来,它就飞回来了——它和我若即若离……它是我父亲吗?有一次,我曾祈祷:如果父亲有灵,就让蝴蝶落在我的手上吧。我伸出手……等了很久……那只蝴蝶只是飞来飞去。



新笋高标准图(纸本设色)

□苏卧农

在这样的春日,不妨许自己一些闲暇,与花相处一段时光,让心灵澄清明澈

## 桃之夭夭

□梁媛

阳春春湾石林,有50多亩的桃花地,花开时节,旖旎一片,趁着假日,和朋友们前往观赏。

一路上,车窗外是春天里最好的景色,阳光清透,树影婆娑,有绿洲,有碧波荡漾,房屋掩映在绿丛中。经过一些村庄,看见有几户人家在摆喜酒,人头攒动,喜气洋洋。贴着大红对联的门口两边,酒席一字排开,木台、木凳,古朴的大碗装着菜肴,很多土,透着家常。忽然想起《桃夭》里描述的那场浩大的婚礼来。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,宜其室家……”桃花的出场,真个灼灼其华,让这场婚礼,惊艳千年。

占地200多亩的春湾景区,有石林、玻璃栈道、桃花林等景点,我们直奔桃花林。人还未到,漫天漫地的桃红就不由分说地扑过来。一树一树的桃花,商量好似的,一簇一簇地开,绚烂了半个天空。我们惊艳地赞叹着,轻轻走进花丛中,不由自主地敛声屏气。一朵一朵的桃花,粉嫩的花瓣层层叠叠,微微地吐着蕊,有蜜蜂,“嗡嗡”地围着花儿转圈,空气里,满是花的香味。游人三三两两在花间流连,有的在赏花,有的在拍花,有的倚着花树拍照。几个穿着旗袍的女子,撑着油纸伞,在镜头前婀娜多姿,果真是仪态万方,千娇百媚。

不远处,一个穿着汉服的女子,安静地坐在花树下抚古筝,乐声叮咚,像流水。树的影子花的影子落在她身上,波光潋滟,像一幅水彩画。红粉乱战中,似有儒雅书生,长衫飘逸,施施然而来。那是唐人崔护,考场失意的他,揣一颗寂寞的心来到野外踏青,却被一树一树的桃花牵住了脚步。山野有人家,布衣荆钗,素面朝天,却有粉色的容颜,粉色的心。她一步一娉婷,从花树下走过。他看得目瞪口呆,以为遇上花仙子。她回眸浅笑,四目相对时,两颗年轻的心,轻轻地荡起涟漪。第二年,他再度来寻,却不见了当日那人,惆怅之余,留诗一首:“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恍惚间,一对情侣从身边走过,男的清新俊逸,女的笑靥如花,三月的桃花,笑迷了眼。

坐在林间石凳小憩,却见远山巍峨险峻,近水清澈碧绿,繁花似锦,景区内的玻璃栈道,更是粤西第一条喀斯特地貌观光玻璃栈道。急不可耐的时光,在这里也放慢了脚步,像一方暖阳恬静地泊在花丛中。国学大师南怀瑾说:“三千年谈史,不外功名利禄。九万里悟道,终归诗酒田园。”人生兜兜转转,终归回到生活本身。在这样的春日,不妨许自己一些闲暇,与花相处一段时光,让心灵澄清明澈。

见人说鬼话,即使再动听,人也不爱听。见鬼说人话,那鬼再善良,也可能遭殃

## 人话·鬼话

□周实

小时候就看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的一本小书,书名《不怕鬼的故事》。看过后,最记得的就是《宋定伯捉鬼》的故事。那是1960年代。故事最初出自魏文帝曹丕(187—226年)的《列异传》,后又被东晋文学家干宝(280—336年)编入《搜神记》。

真的佩服宋定伯,佩服他不怕鬼,佩服他会捉鬼,佩服他还卖鬼,尤其是他与鬼的对话,那么镇定,那么机智,谁读过都绝对难忘。

见人说人话,见鬼说鬼话。这是我在小时候就听大人说过的。意思是说某个人说话无定准,千万不可信,也暗示着不能这样做人。

那么,应该怎样说话呢?无论遇着人,还是碰上鬼,都一样说话吗?或者反过来,一律说鬼话?如此说话,不看对象,就是说话的准则了?说的话就可信了?回答当然是否定的。宋定伯的故事告诉我,生活的经验告诉我,痛苦的教训告诉我,若真这样做的话,那早就玩完了。

见人说鬼话,即使再动听,人也不爱听。见鬼说人

话,那鬼再善良,也可能遭殃。正确的原则只能是:见人说人话,见鬼说鬼话,就像宋定伯那样。然而,即便如此,事情也并非那么简单。

先说人。人上一百,形形色色。有的温柔,有的刚烈,有的缓慢,有的急躁,有的聪明,有的愚蠢,有的狡猾,有的老实,有的年轻,有的年老,有的病弱,有的健康,有的是工人,有的是农民,有的是教授,有的是学生,有的是干部,有的是商人,有的是朋友,有的是对手,有的说话直来直去,有的用词绕来绕去……面对人的各种各样,你能只说一种人话?你能将对曹操说的,转背又对张飞说吗?你这不是找罪受吗?你这分明在找死!

再说鬼,就更多了。有大鬼,有小鬼,有新鬼,有旧鬼,有善鬼,有恶鬼,有女鬼,有男鬼……鬼的品种到底多少,真不是你所能晓得的。各种鬼的性情如何,更不是你能知道的。还有那些鬼的伎俩,你要懂得,就更难了。面对所有这些鬼们,你若只说一种鬼话,那你真的该死了!那你就上山刀了!那你就下火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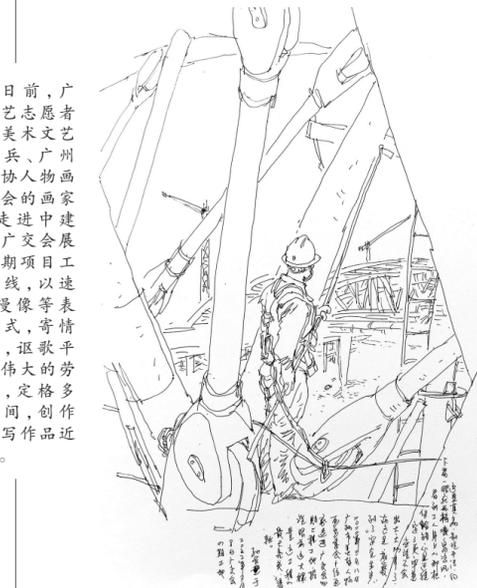
了!还有你的心,还有你的肺,还有你的肝,还有你的脾,都会被鬼撕碎了!你只能够祈求阎王,请它对你格外施恩,让你浑身充满正气,有幸碰上一个好鬼,就像《聊斋》里的小倩,不但义气,而且多情,那你就是有福之人!

难的是在生活中,人鬼很难分清。有的人爱鬼画符,装神弄鬼吓唬人。有的鬼伪装成人,甜言蜜语诱骗人。待你认定他是人了,开始对他说话,结果他却是个鬼。待你认定他是鬼了,开始对他说话,结果他却是个鬼。这种人鬼不分的后果,不说可知而知了。

于是,你会变得谨慎,无论对鬼,还是对人,都不随便开口说话,开口也像含着什么,让人让鬼都听不懂。最后就连你自己,也不知道说什么了,不知道自己说的话,究竟是人话还是鬼话了。你变得既非一个人,也非一个鬼。人笑你里外不是人,鬼笑你里外不是鬼。你生活在人鬼之间,嘟嘟囔囔,似缕游魂。

## 劳动者(速写)

□孙戈



日前,广州文艺志愿者协会美术文艺轻骑兵、广州市美协人物画艺委会的画家们,走进中建八局广交会展馆四期项目工地一线,以速写、漫画等表现形式,寄情笔端,讴歌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,定格多彩瞬间,创作了速写作品近百幅。